

雲 南 省

#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社會概況

景頗族調查材料之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編

1957年1月

## 目 錄

一、瑞麗縣山區情況調查.....	( 1 )
1.勐卯社會情況.....	( 1 )
2.山區生產情況.....	( 7 )
3.山區工作總結(初稿).....	( 14 )
二、瑞麗縣山區幾個村寨生產情況調查.....	( 20 )
1.勐休寨情況.....	( 20 )
2.南京里情況.....	( 30 )
3.南關寨情況.....	( 42 )
4.戶育寨情況.....	( 50 )
三、隴川縣三個鄉生產情況及兩個村寨社會情況調查.....	( 65 )
1.邦瓦鄉情況.....	( 65 )
2.邦瓦寨社會情況.....	( 72 )
3.崗巴鄉情況.....	( 81 )
4.王子樹鄉情況.....	( 90 )
5.邦達寨社會情況.....	( 98 )

# 瑞麗縣山區情況調查

## 勐卯社會情況

### 一、景頗族歷史

景頗族自稱為重波或文崩，英國人、緬甸人叫他們為客欽族。

景頗族包括大山、小山、茶山、浪速四種，有四種不同的語言，他們的語言一般仍是用大山或小山話。以大山、小山為主，茶山、浪速只有極少數。

在兩百餘年前（有說為兩百零二年），首由景頗族名“茶山”的自勐板（潞西勐板）搬來。相繼有自勐黃、干岩等地遷來，自他們的祖先遷來先後已有八代。

### 二、分佈地區

景頗族分佈於自東至西一帶山上，東起自與隴川相連的董憂，西止於與遮放、隴川相連的勐里，共分十八個大山官區，計：荷馬、勐離、嫩坎、爹勐、班漾、南京里、羅輝、勐修、南管、弄向、廣宋、賀約、曼壞、搬領、搬比、麻店、麻料、董憂。

在景頗族地區有些寨子有極少漢人雜居，像董憂有兩家漢人，他們會景頗族語，有些甚至景頗化，有娶景頗族老婆的，有些服裝、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景頗族也一樣。在廣宋山官區尚有13戶傣僮雜居，在南京里與班漾之間尚有一寨崩龍居住，又弄向大山官區所屬之八莫賀寨（在靠壩子的山坡上）景頗族與傣族雜居在一寨。

### 三、人口數字

全縣山區共約有景頗族1,400—1,500戶，人口在8,000以上，一般女子較男子多，如班漾山官區的下班漾寨9戶人家，成年女子有30餘人，而成年男子僅九人。

1. 氣候：四季無明顯之分，老百姓習慣稱為雨季和乾季，雨季約自陽歷六月開始至十月止，先後有五個月左右，雨季在山上特別清涼舒適，不像壩區陰霾沉悶和遍地泥濘，至乾天也沒有壩區那麼悶熱，白天與黑夜相差的溫度亦不大（壩區相差60°），一般說來山區氣候較壩區好，景頗同胞習慣於他們的氣候，對壩區的氣候都存恐懼之心，至今仍有景頗同胞不敢在壩子歇，尤其是居住在山上的傣僮和漢人，下來趕街，連壩子的水都不敢吃。

2. 農產：以米為主要產物，其次是棉花、茶、咖啡、鴉片（以鴉片為主要副產

品)。

田地大多是旱地，即開荒所得，旱地種谷米只能種一年，至第二年，第三年只能勉強種些咖啡、棉花、鴉片等類，一般水田都是專種谷子，有些地區如董憂曾試驗種蠶豆、麥子，結果成活的很少，甚至有些種了不出。旱地所種旱谷，1籬種子可收1、20籬，水田很少，1籬種可收4、50籬。

3.水利：水田有山溝流水灌溉，水不缺乏，引水也方便，一般旱地都很缺水，完全靠天雨，以水源遠沒有人工導水法。

#### 四、政治情況

1.政治制度：每1大山官區有世襲的山官1家或3、4家不等。所轄地區較廣的為賀約，約有200多戶，1大山官轄區下又分幾小寨，每寨亦有山官，山官下還有捧勳數人，係受指揮於山官，沒有什麼薪俸。一般在觀念上，對官家及老百姓分得很嚴格，官家的住房都有特別的標誌，山官家門內懸掛用木做的月亮和太陽形，房屋簷下邊有尖形的波竹向下垂。

2.階級劃分和統治：階級並不如何明顯，其中存在一些剝削關係，僅表現於山官和老百姓之間，山官沒有特別的薪俸，但信鬼的人在祭鬼的祭品中或打獵所得的野獸中都照例奉送1支腿給山官，山官的田地和一些需從事體力勞動的事亦成為老百姓的義務，有的山官也同老百姓收每年1次的門戶捐（1、2元盧比），若係外族居住在山官轄區內每逢過年送些禮，按年繳納鴉片1兩到4兩的門戶捐，如廣木山官就是這樣，他脫離生產，種田舂米都有老百姓替他服務，住在他管轄區裏的僕僕，每年要繳鴉片作門戶捐。但有些山官區與以上剝削情況不同，多係大山這樣：山官和他的家屬同樣從事一切體力勞動，老百姓對他們不服勞役也不送祭品或獵物給山官，山官對他們是威信很高，是有種的官家，山官專代老百姓解決糾紛，領導老百姓搞些聚會等，像回陵山官就是這樣。

3.土司對景頗族的統治：景頗對土司是“服管不服調”，管是服管的，調是不服調。

#### 五、經濟情況

1.經濟來源：景頗族雖耕種田地，但為數極少，所種田地每年能維持3、4個月食糧者即算富戶，其經濟來源大多以種鴉片，賣野菜，木柴又兼畜豬、雞出賣以作生活費用。

2.經濟剝削：土司對景頗族老百姓一般說沒有什麼經濟剝削，不過有時山官、

景頗族老百姓送點小禮物給土司，有時也送點大煙，山官對景頗族老百姓經濟上的剝削也輕微。

## 六、社會情況

### 1. 風俗習慣：

(1) 互助好：這已經成了他們的一種好習慣，像某家要建房子，住在附近的親戚朋友，寨子小的幾乎全寨各戶都有人來幫忙，不索代價，有時吃糧也自帶。又如某家受災了，要是火災，視受災的程度和家庭經濟情況，本寨各戶皆攜帶物品來慰問，有的送自己穿過的褲子，有的送家里用的毯子，有的送一把掃帚或者是一個菜碗。又如某家較貧困，富有的在自已可能範圍內借些錢或米，并儘量幫助，使其生產。

(2) 結仇：爲了一些小事常結下仇，甚至幾代都互相殘殺，有時爲了你拉我的牛，我拉你的牛他們就有仇，他們有了仇就用木頭刻下來，世代相傳一直到報了仇爲止。

(3) 尚武：男孩子一出生，外公外婆就給打好了1把大長刀，5、6歲的小孩，腰間掛的刀就很少離身了，到了15、6歲以上，家境好一點的，事實上家境壞些的也儘量設法弄上桿銅砲槍，一外出他們就一邊掛刀，一邊抗槍，有時還有個彈弓，不論在他們婚喪或別的聚會禮品中，其中最貴重的禮品就是刀和槍（女子使刀的也有）。在麻料有個10歲的男孩子，臉上有個兩寸來長的刀疤，那就是他在6、7歲時和大他7、8歲的仇人相殺留下的刀疤，這麼小就能有點膽量和手法在他們是光榮的。

(4) 男女關係：是極爲自由放縱的，父母對子女絲毫不加干涉，一般男子17、8歲，女子14、5歲即相約外宿，沒有正式舉行婚禮，却做了1、2個孩子的母親，在他們并不引以爲奇，他們男女關係很亂。

2. 宗教信仰：宗教和景頗民族結下相當深的“姻緣”，這主要由於他們經濟政治生活的落後和帝國主義的侵害所造成，使景頗同胞更加上了一層精神上的壓迫。宗教信仰分兩派，一信鬼，一信耶穌，在比例上信鬼的多於信耶穌的。如董憂，信耶穌的比別寨要多，但在全寨125戶中只有35戶信耶穌教。廣采寨100餘戶，信耶穌的只有兩家，信奉耶穌的是景頗族中的知識分子，大山信耶穌的較多，大山又多半是景頗族中的上層分子。

(1) 信鬼的忌諱非常多，譬如有特爲鬼開闢的鬼門，敬鬼的地方不能去，鬼

的種類多，有女鬼，有男鬼，山林中有山鬼，樹有樹鬼，最奇怪的就是有幾種鬼是官家的，僅官家才能敬奉。信奉鬼，人病了殺些牲口如豬、牛之類去敬鬼醫病，要去田裏下種了，要先打個卦。所敬鬼各家不一，但不論敬何種鬼，都按一定的時間敬獻一定的敬品，如有名敬桶（譯名）鬼者，每隔4年須殺黃牛、母豬、母雞各1隻，薑少許，死老鼠一隻作敬品。所以這種花費成了他們的最重負擔，有老百姓說：“我們還是信耶穌好，免得一年殺豬、殺雞的，實在出不起。”景頗族多年辛勤買下的耕牛常是敬鬼殺了。

(2) 信耶穌的沒有什麼忌諱，大多數不吃酒，至今在曼丙、弄向、勐離三寨仍有耶穌教堂，每7天做1次禮拜，帝國主義所豢養的耶穌教徒，就是利用景頗民族的落後，施些小恩惠來麻醉他們，景頗族同胞也知道自己窮困和落後，受了欺騙，想在耶穌教中尋求幸福和進步。

### 3. 婚喪:

(1) 婚姻1般是1夫1妻，1夫多妻的是他們中間的有錢人，為數極少。

男孩子要討個老婆，在他們並不是件容易事，女子只消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去男家，而男子却須準備3、4條水牛（山官家有時要8、9條，10幾條牛，還要象牙），3、4面至10幾面鑼，1把銀包頭的大刀，10幾把大刀，至今一般信奉耶穌的仍按他們的規矩做，一花就得3、400甚至5、600盧比，因為出不起這一筆大錢，一般青年們尤其是信鬼的，就採取了搶婚的辦法，這樣做丈夫的就只消送條肥豬或牛給岳父岳母就了事。婚姻上有個特點，就是兒子可以娶父親的小老婆。

(2) 人死了，青年人當天或隔天即埋葬，隨便請請客人，放放槍砲。老人死了，停3、4天甚至10來天才埋，要埋兩次，一次埋屍，一次埋魂（埋魂是埋屍後數月，至1年要做擺），親戚朋友全來參加喪禮和敬鬼，先後兩次的埋屍體埋魂都參加，在趕擺的幾天，死者家屬殺牛款客，並備有火藥4、5砵至10砵左右（砵合2斤半），以供來客放槍鳴砲。

來參加喪禮的人，每人都帶有禮品，男子送錢送盧比1錢、兩錢、1元、2元不等，女子則一律送白酒，死者的家屬，如嫁出的女兒，送禮就看需要什麼送什麼，假如送來的東西值錢像1條牛，那麼喪事完畢，死者家屬送把刀或槍給女兒的丈夫。

### 4. 衛生疾病:

由於他們風俗習慣的關係，男女關係複雜，患性病的極多，竟達50—60%

左右，分爲先天及後天兩種。

其次就是生瘡，皮膚潰爛的現象也很多。患瘧疾的也有。在日本佔領時期（約爲1941年）曾發生鼠疫。

#### 七、教育文化：現有小學兩所。

一、董憂小學，有董憂景頗族青年名羅清自讀書歸來，一方面開辦小學，距今已有18年，在這些日月中，曾因經費困難，先後停辦5次，經費可能由教會供給一部（待考），司署也補助過點谷子，尚有屠宰稅彌補。

現學校分爲兩部：一部在董憂寨脚，教師有那睹（現已到戶瓦辦事處）和馬雷（女），學生男36人，女20人。另一部設在本寨，教師挺藍（女），學生中年齡較小的則在本寨，有10餘人，教師每年由寨子攤派供給薪谷40籮，去寨脚的算爲“高級部”的學生，則多增出盧比二錢。

二、疇瀾小學：至今成立已3年，原設勐離本寨，今年才搬下壩子，學生共50餘人，女生有30左右，較男生多，現有緬籍景頗教師2人。

學生每人每月交學費盧比1盾，每逢做禮拜，教師還端個功德盤，由各人自願隨便多少錢投入盤內，功德錢是在爲購置聖經，學生的文具的名義下爲教師所花用。

景頗族的文化教育有兩個特色：

1. 殖民地化，在學校所學的是帝國主義所拚製的景頗文，對本國人，本國事沒有規定的課程，也從不關心，他們能够聊起倫敦，聊起洋人的物質文明，和他們扯起北京，談起昆明，對他們却茫然。

2. 宗教色彩濃厚，文教與宗教綜合的教師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在文教的煙幕下進行宗教活動，學生不論課文和一切活動都離不了耶穌，讀的書是聖經，唱的歌是讚美詩，跳的舞就是作向耶穌的禱告狀，這也說明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伸入景頗族地區爲時已不短暫，而且也用了不少心計了。

#### 八、民族關係（指過去的關係）

1. 由於過去反動勢力的迫害欺壓，景頗族對漢人是恐懼和仇視的，在他們心目中的漢人是狡猾的、惡毒的。像有次我們去到廣宋，有個老媽媽正砍着柴，見我們去了，驚慌得趕緊跑回家，而且對人宣揚說：“不得了了，來了50—60個（事實上只有20—30個人）漢人，不曉得要搞些那樣？”“那些漢人還揸着長槍，要作些什麼呀？”這麼一講，許多對我們毫無認識的老媽媽、婦人都慌亂起來，甚至有一些還去山林待了一下午。

至於一般貧苦漢人老百姓，不是公家人的，是能與之和平相處的，如雜居景頗地區的漢人。

2. 景頗平日與傣族接近機會多，如趕街等，老百姓一般是能和平相處，但仍是有所隔閡，有過衝突的。據說在滿清時土司勾結過清兵去打景頗。傣族對景頗有些輕視。

3. 傣族對景頗族說來，又是少數民族的少數民族，據居住在廣宋區傣族談：“我們窮得連肚子都吃不飽，衣沒有穿（在那裏傣族生活從表面的住屋、衣着上看來比景頗族更要窮苦），他們山官都一定要我們每年交出4兩煙做門戶捐，我們種的地，他們牛常來吃，來糟場，他們不理就不理，他們仗着他們人多，有刀有槍，我們連氣都不敢吭。”他們之間也有些隔閡。

#### 九、對我們的認識和要求

部隊及工作同志才來勐卯時，由於匪特的造謠，他們對我們是害怕，他們想象中的解放軍，共產黨還是看成和以前的漢人，以前設治局一樣的來壓迫剝削他們的人，他們仍是帶着過去對漢人的看法來看我們，害怕和我們接近，街天賣的東西也有不賣給我們的，日子久了，他們知道現在的漢人並不多事，也不強買強賣，對他們並不是板起臉孔，出口傷人，他們對現在的漢人的害怕心理也慢慢減少了。再加之通過我們一些宣傳，告訴了他們共產黨是個什麼性質的政黨，告訴了他們中國各民族間平等互助團結的政策。又具體的和他們做了些事如種痘，醫小病，使他們初步感到共產黨並不可怕，和以前的漢人不同。尤其在兩次到山上做宣傳工作和幫助景頗族解決了一些具體問題，部分景頗族對我們有了較深的認識，他們有了祖國觀念，知道共產黨是幫助各民族生活過得好，最講道理的政黨；知道共產黨毛主席是主張民族平等……他們首次被人親熱關心。他們說：“有了毛主席共產黨，就好像我們有了爹媽一樣。”連60—70歲的老大媽，只要同志們揭開畫報，她就會指着圖畫說這是毛主席。學生們也能唱着腔調，字眼發音不對的“南京到北京，那一個不聞名，毛主席……了！”連獨兒子也放心送去保山學習，姑娘也送來城裏讀漢書。

所以說，景頗族基本上對我們是沒有什麼害怕和恐懼了，但一般認識較差的景頗族，對我們仍不免懷疑，擔心共產黨住不會永久住下去，疑慮中途共產黨變心，以後對他們不好。

景頗族自有歷史以來，第一次被人看得起，第一次被人關懷，使他們感到唯有從共產黨和毛主席那裏才可以得到溫暖和幫助，他們將黨和毛主席比成自己的爹娘。



正因為這樣，他們對我們的要求是高的，以為只要有了共產黨，景頗人什麼事情都可以得到解決了。無論什麼大小事情都提出來，搬下壩子來住的老百姓，蚊子咬，提出來發個蚊帳。他們多少年解決不了的懸案也找我們來解決。已經成了10幾年的殘廢，得了幾10年的老病，都跑來看病，以為共產黨有點什麼靈丹妙藥可醫治。

#### 十、現在他們對我們的要求是

(1) 幫助現有的學校，在每次較大的會議上，他們都非常慎重的提出希望政府多幫助，也希望多去內地學習。

(2) 設立醫院，甚至他們希望除城裏一所外，希望在離城較遠的地區增設一所，如在嫩島希望不收費看病。

#### 十一、我們對景頗族的認識

從其政治制度的比較單純，經濟生活比較簡單，生產方法、工具的比較粗放上看，景頗族是落後的，但這是落後的一面，正由於他們政治經濟生活不同，在他們的生活上得到適當的照顧時，進步是較快的。單就這次選代表赴保山開會（成立各民族民主聯合政府）而言，一般景頗族都非常慎重其事的選舉，左考慮右斟酌，被選人也引以為榮，而經濟生活較景頗族好的傣族表現却完全不同。景頗族同胞，土司對他們政治上的統治不嚴，使他們思想情況比較單純，鬥爭性較強，要求進步的心很迫切，他們很關心教育，關心他們的前途。

## 山 區 生 產 情 况

### 一、生產情况

山居的景頗族由於長期受反動統治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不僅生活貧困，即生產方法亦很落後。其耕種方式有以下兩種：一種是火種地，一種是水田（但佔少數）。

火種地是先用砍刀、斧頭把山上（大多數是坡地）的樹木荒草砍倒，等晒乾後（頭一段時間），再用火燒掉，木頭拿去賣，野草燒成灰後就是主要肥料；燒過的土地很鬆弛肥沃，然後再用鋤頭挖深約2.7市寸（個別有3.6市寸的），就進行撒種，種子撒下後，就什麼也不管了。1塊地面積大約半籬種，1籬、2籬種為最大，在1塊地內什麼都種，如旱谷、包谷、洋芋、瓜、豆、菜等……都種在一起。由於耕作方法落後，挖土淺，不施肥，不拔草，不選種，不剔苗，也不再鬆地，因之野

草與谷叢並齊。但在耕作上，反而多撒種，他們以為撒得多些密些，可以多收成。但事實正好相反，產量很低，上等地季節好時每籬種可收30籬，不好的地只收4、5籬，最壞的收2籬。

這種土地種兩年至3年就不種了，原因是地瘦不施肥，再種也長不出谷物。這樣他們又再另外去燒山砍樹木開出1塊地來，原來的地就留着養野草，野草除了自己蓋房子用外，還可以掙到壩子出賣。數年後長出了樹木又變成了荒山了。這種耕作方法，就是所說的“刀耕火種。”

水田多數在山谷，也有向傣族租來的。有的遠至20里至30里的。故於耕種時只得把牛、犁、耙等，以及本人被蓋、煮飯鍋、米等帶至壩子，並於田間蓋上一簡單的“窩棚”，就這樣的暫時居住起來，從犁地撒種到栽秧完畢才回家，直到谷子成熟了，再下壩收割。耕作方法和傣族相似，撒種、栽秧、薅秧（但也有不拔草不調劑水量的。）犁地也用牛，無牛者亦向人租用，但也有少數用鋤頭盤的。收割後把稻子鋪在地上用牛踩，將果實踐踏下來，再借風力揚去沙土，然後用牲口馱回家裏，沒牲口的，即多數由婦女1籬1籬地掙回山上去。

水田產量較好，最好的1籬種田能收7、80籬，最壞的1籬種只收10多籬，一般的可收40籬左右。但水田不多，窮苦人家只種些火地而已。租種傣族水田的同樣要上官租，有時還要經過二地主的一重剝削。

景頗族的耕作農具，只有長刀、斧頭、鋤頭，種水田者有犁、耙，有牛的很少。景頗族鐵匠很少，專業性的鐵匠更沒有，鐵也是向外國或本國其它民族買的。

## 二、生活情況

從上面材料可看出景頗族的生活是如何貧困與簡陋，也不會計劃打算，吃1頓算1頓，吃了早飯再找晚飯。有米吃米，沒有米就吃野菜。吃飯的菜除了些鹽巴、辣子、野菜外，很少吃肉油或有營養的東西。而這種簡陋的生活，多半人家也無法維持，如南京里70戶每年够吃的只有6戶。

景頗族的衣着也很困難，終年都是一身單衣，一直穿至破爛不堪時才再想辦法買進一套，穿至破時為止也不洗，17、8歲的姑娘，還有些是赤身露體的。

沒有被褥，只有一條麻製的毯子，一年四季都是它，出門也是它，夜裏鋪蓋也是它。由於山區氣候較壩子冷，因而一年四季夜裏睡覺都是圍着火堆，不注意時還會被火燒焦皮膚。

景頗族的住屋也很簡單，全部是木頭柱、竹子牆、茅草頂，分上下兩層，上層

住人，下層關鷄（很低、黑暗異常，人鑽不進去），牛、豬住在大門口，可以說是和人住在一起，很不衛生。山官的房子則較大，可以住幾十人，老百姓的房子比較小，尤其貧苦人家的房屋更矮小。如勐休寨腊轟家的房子高9尺，長2拿半，寬1拿半，屋裏黑暗異常。房子在新建的一、二年內還好些，過了三年下雨時就漏，日出時有小影子，如勐休寨老四家有一妻子和四個十歲以下的小孩，下雨時滿家漏，鬧得小孩子哭哭啼啼睡也不能睡。

一般景頗族的家檔很簡單，如勐休寨腊日家的家檔只有：

牛半頭（今年政府貸給他和早腊家共用的）。

豬3隻，大小鷄11隻。

鋤頭2把，犁頭兩個（政府貸給的），長刀、斧頭各1把，砍刀1把，火藥槍1支。

鍋3個，碗10個，三腳架兩個，竹筒數根（裝水搯水用）。

竹圍兩個（裝谷子），搯籬6個。

草蓆3條、舊麻毯3條（全家5人共用），“通巴”兩個。

沒有餘衣，沒有餘糧。

這樣的戶數還是算一般的，比這窮的還有。

### 三、典型調查

格老寨位於勐休寨東南面，全寨共有13戶，今年不够吃的有10戶（差10個月至11個月的口糧），其餘3戶每年要缺2、3個月口糧。山官家算為全寨最富裕的，還缺2個多月的口糧。總之，全寨沒有1戶够吃的。

勐休寨腊轟家共3人，本人年39歲，妻43歲左右，女兒17歲，有園地1塊，面積1點5籬（今年荒着沒種）。無旱地，有水田1籬種，有母雞兩隻，小雞12隻，豬牛全無。園地裏種青菜10多叢，包谷20多棵，木瓜1棵，除此啥也沒有。過去1年有11個月缺口糧（今年種水田1籬秋收後可能好轉些），其餘11個月靠賣柴火或幫短工過活，妻子女兒找野菜以及和傣族措東西來補助（措東西從木姐措到猛卯1次廬比1至2盾，需時間1整天；從猛卯至隴川章鳳2盾至3盾，需時間兩天）。房子1間，高約9尺，長2拿，寬1拿半，房裏黑暗異常；他們就這樣一代一代的生活下去。

南京里寨眉谷暗家共6口人，男4女2，勞動力2個，水牛2條，1條還小，豬3頭，雞4支，農具沒有。自己沒田地，向人家租半籬種水田，1年可收40籬，1年約半年以上時間缺口糧，只得靠賣柴火及找野菜補助；今年有1個月完全沒有辦

法，要靠政府救濟。

南京里柯木幹家共5口人，男3女2，勞動力2個，他本人30歲。有山地1.4籬種，每年可收30籬；有豬4頭，大小雞9支。每年約8個月缺口糧。牛、農具全無，今年政府借給鋤頭、長刀各1把。

勳休寨格昆龍（漢族）家共4口人，男2女2，勞動力2個，他本人33歲，無田無牛，有1塊小園地種包谷。每年缺口糧8個月，靠自己和妻子賣苦工來維持。有1間殘破不堪的小房子，有豬3頭，大小雞22支，農具除缺耙和牛外其他都具備。今年種包谷4對種，政府幫助開荒得水田1籬半種，借給牛1條和足夠的口糧及種子，估計今年秋收後可以够吃（是改造山區生產的重點戶之一）。

#### 四、關於施肥問題

景頗族種旱地是不施肥的，在幾次的生產座談會中，他們都一致認為種旱地無法施肥，原因是：

1. 田地離家太遠照顧不來，且山地只種2、3年就不要了，在2、3年內土地很好，不用施肥。
2. 山地太陡，施了肥一下雨就把肥料沖走，因而施也沒用。
3. 有的人家無牛無馬，缺乏肥料。

景頗族種園地（包谷和雜糧）也不施肥，原因是天天要找野菜砍柴來補助生活，忙不開。

根據以上，我們認為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有其一定道理和原因的，但更重要的是生產方式落後，又沒施肥習慣。但存在的困難也是能夠克服與改變的。例如：牛馬少缺乏肥糞，但豬、雞糞也可以，因為他們每家都養有豬、雞，同時山上的爛樹葉很多，完全有條件可以用人工製肥；山上來往牲口也多（勳休寨有漢人住居，馬匹來往很多，遍地是糞），滿路都可以拾糞。他們都不習慣於用廁所，如能把廁所建立起來也可以積得很多人糞。有了以上條件，糞（肥料）的來源是可以解決的。問題是他們生產方式落後，歷來就不習慣施肥（也缺乏領導），如果能好好教育，再加上具體幫助，在山區展開施肥是可以的，主要是我們下決心有重點的開展，因為山上的漢族也同樣有許多是無牛無馬的，但他們就能想辦法施肥。談到坡地離家遠難把肥料運去，這也是可以克服的。就是說，坡地上肥雨水一沖就走了，這也是不願施肥的藉口，其實把糞埋在土裏或在地兩邊挖條小水溝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在壩上的水田的確是離家很遠但土地肥沃，目前能爭取多犁多耙並調劑水量就好了。

如果能在山區展開施肥，那麼景頗族的旱谷和雜糧就可以增加許多產量。

### 五、關於多犁深犁和多拔草問題

景頗族的旱地只犁了1次（即鋤頭挖了1次）就把種子撒下，等着收成了。且犁得很淺，3.6市寸的算為最深，結果，野草長得比谷子還要高，也不管它。原因是他們天天要去找野菜，沒有時間拔草；不犁深是因為山地太堅且樹根很多犁不下去。園地也不多犁不拔草，一般只犁1次，深2.7至3.6市寸，把種子撒下後就不管，等着收穫（山上的漢人是割草3、4次因而包谷長得非常好）。問其原因也同樣是說：我們天天出外找吃無時間。

我們認為：旱地要犁深是有困難的，但，多犁多拔草是可以的，園地和水田則完全可以犁深和拔草，問題是他們還沒有這種習慣，存在濃厚的保守和靠天吃飯的思想。

### 六、關於固定耕地問題

景頗族的刀耕火種亂砍森林開一塊旱地，1籬半地少的要破壞100多棵樹，多至4,500棵的，這樣既費力氣又破壞森林，且開出來後只種2、3年又丟荒了，另外去開，這的確是個嚴重的問題，如讓其這樣長下去，山上的森林是會被砍光的。因此，如果能把土地固定下來，這不僅可以省力，也可以保護森林。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根據我們了解是：由於生產方法落後，又不施肥，開1塊旱地，把樹枝和草燒了就是肥料，在2、3年內確是很肥沃，但過了2、3年就不行了，再加上沒施肥，谷物就長得不好，因之，即丟荒了，另去開1塊。另一方面是山上荒地很多，人又少，隨處可以開，只要和山官說一聲或送1瓶酒即可以了。開荒時將樹木劈成柴火出賣，也可增加1筆收入。

我們認為景頗族不願固定耕地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幾點。如果要提倡固定耕地保護森林，必須首先提倡施肥，土地加工，養成人人願意施肥的習慣而且會施肥。另一方面必須幫助其解決糧食問題。如能把這兩點解決了，就能夠使耕地慢慢固定下來。

### 七、山區能種植些什麼東西

水田旱地主要是種稻谷，時間和內地同。旱地可種芋頭、黃豆、包谷、瓜、芝麻……等。園地能種草煙、蔥、大蒜、洋芋、菜、瓜、豆、大煙……等。如能施肥則長得非常好。園地包谷收後可種豌豆、蠶豆。旱地一年種一次，秋收後什麼也不種了。水田一年種一次，秋收後可種豌豆、洋芋，但由於離家太遠，沒人看守，怕

牛吃掉，故也不種。

山區坡地園地荒着很多，能種植咖啡和茶。1棵咖啡樹一般的1年可收1籬，可賣得盧比50盾至100盾，但要種上3年才能收穫。且據我們了解，咖啡目前尚沒有銷路，因而我們不提倡，但可以自由種。

山區種茶是可以大力提倡與發展的。種茶樹既不佔重要土地（山坡地即可），也容易種，種子也能買到，第1年種，第四年就可以收穫，且1棵茶樹能活數10年，價格也高。據崩龍（種茶最多的）老五談：茶的銷路很好，多少都能賣出去，1砵茶能賣盧比6盾。老五在山坡地種有2塊茶園，每年能收120砵，可賣得盧比1,320盾，折人民幣1,720萬元（舊幣），因而他的生活過得很好。

所以山區發展種茶是很有前途也有條件的，可以大力提倡，這對改善景頗族生活是一重要問題。但，我們問了很多景頗族，為什麼不種茶？他們說：種茶須4、5年才能收，解決不了目前的困難問題，我們要趕快找飯吃，等不了這些；我們也知道，種茶很好，但我們不想種。

#### 八、當前羣衆的生產情況

景頗族缺口糧、農具、耕牛，這是普遍的情形，今年由於撥下了三千萬改進山區生產款，縣工委、縣府根據上級指示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訂出了工作計劃，並派出生產小組到重點鄉配合工作組共同領導改進生產工作。

羣衆經過了宣傳教育和具體幫助，今年生產情緒普遍提高。勐休6個重點戶今年在政府幫助下開了一片山凹地（水田），每家分得1籬半至2籬，缺牛由政府借給（也有暫租入的，因款不多），並借給充分的口糧、種子、農具，還派專門小組實地具體指導，園地方面也親自動手帶領他們進行施肥。總共準備在這幾戶中以750萬元幫助，還由銀行貸出800萬幫助其他一般戶的部份口糧和幫助提高技術。在這種種的幫助下，他們生產情緒很高，及時犁地撒種栽秧，且能接受些新辦法。如格昆龍家今年的園地就施了很多肥；克庫家的水田今年做到四犁四耙；向老四家的水田也做到四犁四耙。政府號召施肥並教給方法後，向老四就首先響應號召，挖糞坑開始積肥。其它重點的園地也開始割雜草，旱地也及時下種了。估計這8戶今年秋收打下的糧可够明年吃，基本改善了他們一年數個月的缺糧現象。

方有才（漢族）是勐休寨勞動生產較好的一戶，他種的包谷是經過深犁、拔草四次、鬆根二次、施充足肥料，所以包谷長得又高又粗又青，和他同時種的沒有他六分之一高，估計要比別人多收三倍以上。我們認為他的栽培法比較好可以推廣和

教育其他農民，準備開一羣衆會，總結前段生產工作，並組織勸休寨農民往實地參觀方有才包谷地，以事實教育農民，打破其保守思想。

### 九、幾點感覺

(一)許多人在沒有到景頗族地區和他們接觸之前總會覺得(也是傳說吧)景頗族是如何的，如何落後，如何原始，會吃不會做，其實並不這樣，我們承認景頗族是落後的，還沒有進入完整的封建社會。但根據我們的實際了解，景頗族是很勤勞很富於感情的。與他們相處後就捨不得離開他們。他們會製造一些工具，懂得很多生產道理。且一年四季都沒有空閒，由於自然條件和物質條件的限制，生活很苦，爲了要求生產，天天想盡各種辦法來維持生活。

(二)他們是願意多打糧食，改善生活的，但爲什麼會比漢人窮困和落後，而天天找野菜趕街不好好生產呢？既知道施肥有好處，多犁多耙，多薅草有好處，種茶有好處，爲什麼又不着手做呢？他們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生活窮困，約90%以上一年有半年沒口糧無辦法過日子，且家裏一無所有，當他肚子沒有吃飽的時候，你和他談什麼遠景……他也非常同意，但要做起來就難了，因爲，他總不能餓着肚子和你談幸福。比如，你叫他多施肥多打糧食，明天他就沒米下鍋了，他當然就要去找野菜、砍柴到壩子去換米。你叫他開荒他也很贊成，但他窮得連刀、犁、鋤、牛、米等樣樣都沒有，當然他就不會去開，也不知從何開起。他也知道種茶收入很好，但要5年後才能收，他當然也就等不了這麼長的時間。所以他還是去賣苦工、找野菜……等，所以主要的最實際和最現實的問題，是解決當前的口糧、農具問題。

(三)景頗族的確很屈強勇敢，不像傣族那樣顧慮多，雖然家裏一無所有，能想盡辦法來養活自己。但，當他無辦法的時候，他只有“挺而走險”，這是和他的生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

(四)根據以上情況分析，我們認爲山區發展生產的方針是利用因地制宜“大力扶植”就地發展，而首先必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來具體幫助他們解決最實際的問題是非常迫切需要的(當然教育也是同樣重要的工作)。離開了物質，離開了具體幫助是不可能的，必須改變其吃一頓找一頓才能使其更安心的生產……。從這次重點戶生產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像向老四、克庫、暗日……等戶，今年由於我們具體幫助其解決耕牛、農具、口糧、種子、醫藥，他們就安心下來生產，再也不像以前，主要勞動放在找野菜、找柴去趕街，而拋農業生產於不顧。如刀老大家由於我們照

顧不及，他今年的春耕生產就只種幾棵包谷，而主要時間放在找野菜，找柴換米來吃。正因為這樣，所以估計他明年還是要有9個月缺口糧，而這樣也就使他永遠過不了好生活。因此，我們認為：具體解決景頗族的吃飯問題是件最現實的工作，也是進行其它工作的先決條件。

中共瑞麗縣工委會

1953年6月27日

## 山區工作總結（初稿）

（一）我縣景頗族分佈於東至西一帶山上，東起自與潞西縣遮放相連的火馬山區，西止於與緬甸相連的董憂山區，長達150華里，寬30華里的地區，全縣山區劃分為18個個大山官轄區，包括共約110個寨子。其中漢族寨6個，崩龍族寨子10個，僂僂族寨子4個，其餘90寨為景頗族寨，總共約1767戶，7068人。據了解景頗族約于250年前，自潞西勐板遷來，相繼有自勐廣（可能是國外）、干崖等地遷來，至今已有六、七代了，弄向至火馬一帶山區原為崩龍族居住，景頗族與之相爭，戰敗後，崩龍族逃居緬甸南坎大茶山一帶，景頗族戰勝居住下來。

山區共劃分為5個鄉，擇戶育、勐休2鄉，該三個民族工作組，以勐休為山區改造重點鄉，又以南京里作為工作重點。現山區已開展工作的有29寨，672戶，3千342人，佔全縣山區人口的47%，其餘地區則為工作薄弱區和空白區。

景頗族一般女子比男子多，人口不甚發達，勞動力強而多。山區各民族有一族聚居一寨的，也有一寨雜居二、三種民族的，民族關係非常複雜。

各民族佔有情况

民 族	戶 口	人 口
合 計	1767	7070
景 頗 族	1500	6000
漢 族	136	544
崩 龍 族	106	426
僂 僂 族	25	100



景頗族分大山、小山、茶山、浪速四種，有四種不同的語言，而經常通用大山、小山話。自戶育鄉以西地區大山較多，大都信仰基督教。戶育鄉以東小山較多，大都信鬼。景頗族是一個跨境而居的民族，我縣景頗族與緬甸景頗族關係較與內地區景頗族密切，以南京里點說77戶中，在近10年出國的有11人，有在緬甸南坎的，有遷至國外居住的，現已回國的有5人。由緬甸遷居南京里的有18戶。遷來龍家寨的8戶，1戶在一年間之內，緬甸親戚來住的有5次，該寨去緬甸親戚家看望的有9次（每次最短10天，最長2個月）。在觀念上，他們只有民族感情。祖國觀念淡薄，過去反動統治者視他們為化外之民，而美帝國主義則於數十年前藉宗教的煙幕伸張爪牙於山區景頗族中。

景頗族和傣族的關係一般說來是好的，兩族在經濟上關係密切互相支援。首先，壩區傣族多務農，農業生產上勞動力缺乏，需要山區勞動力的調劑，而山區田地少，勞動力有過剩，山區景頗族也以下壩賣工為生活來源之一。例如南京里點77戶中全年有16戶至壩區賣工，1953年共賣短工236個。尤其山區與壩區氣候又略有不同，生產季節差異，有利於勞動的調劑。其次，壩區需要山區的柴火、蔬菜，而山區又需要壩區的大米等。在生產上，天然的分了工。因此，兩族在經濟上是相依相存的，也是兩族團結共處的物質基礎。他們之間個別也有通婚的事，大多有親友關係。同時皆受到大民族主義的剝削、壓迫。一方面他們經常團結一致抗禦外侮。另一方面兩族間仍有一定的矛盾，傣族統治者（土司），對景頗族亦施行了壓力。有土司委派其屬官到山區當“管爺”，對景頗族進行統治和剝削。山官上任要送一些禮物給土司，土司則予以類似委任狀的字樣表示承認其為山官。每年山區羣衆也或多或少要進獻些東西給土司。如勐休一帶每戶每年送竹筴一措（解放後停送三年，現又續送），山官對土司的統治態度是“服管不服調”景頗族羣衆與土司一般無直接關係，而山官與傣族羣衆却有直接發生剝削關係，但剝削率不大。例如六頂山官向傣族永當寨（40戶）、南悶寨（35戶）、曼港寨（5戶）索取“保頭租”每寨年交租20籬，今年曼港寨未交“穀子”，全寨以出“官工”代山官開出荒田1籬種代“保頭租”。其他地區如戶育、廣宋山官至壩區收“街捐”，每一攤販收1母（人民幣812元）或一比（人民幣406元），殺豬、牛1條，索取肉1砵（3市斤）或半砵等。山區漢族多是內地龍陵、騰衝一帶的逃荒、逃兵役從而遷居於此，個別為兵痞，一般已居住8年至50年左右。景頗族和漢族隔閡極深，反動統治者造成景頗族仇恨漢族，而漢族人民受反動統治影響所產生之大民族主義是造成兩族歷史性的隔閡的主要原